

独幕话剧

桃花水

TAOHUA SHUI

雨霖著

江苏文艺出版社

1234



• 內容介紹 •

1958年,明光高級社在修水渠時,利用了紅星社的土地,而引起紅星社里小部分人的不滿,使水渠工程在半途中停了下來。後來經過一些周折,終於在大家自願的基礎上,小社合併而組成了人民公社。水渠等問題也因此而順利地解決。這出戲,極為有力地表現了人民公社的優越性。

獨幕話劇

桃 花 水

雨 霖 著

*

江蘇省書刊出版營業許可證出〇〇四號

江蘇文藝出版社出版

南京湖南路十一號

江蘇省新華書店發行 江蘇新華印刷廠印刷

*

開本 787×1092 1/36 印張 7/9 字數 15,000

一九五九年十一月第一版 一九五九年十一月南京第一次印刷

印數 1—12,000

統一書號：T 10141·904

定 價：(5) 八 分

12清美

时 間 1958年初春的一个上午。

地 点 某一山村。

人 物 林支書 男,三十岁,明光高級社党支書。

陆大成 男,五十多岁,社委委員。

陆小青 男,二十一岁,生产小队長。

方会計 男,四十岁,人称“鉄算盘”。

万大伯 男,四十多岁,农民, 人称“老气象”。

桃 花 女,十九岁,技术員,方会計之女,人称“小秀才”。

叶紅梅 女,十八岁,紅星社代表,陆小青的未婚妻。

張書記 男,三十多岁,乡党委書記。

群 众 男、女、老、少若干人。

幕 启 明光农业合作社的办公室。牆壁上有錦旗多面,还有一个小黑板,上有公事記要;右边有門通里屋,左边是出入的大門。正面一窗,透过窗孔,可見不平的山巒

坡嶺，上面有青松、冰雪還沒有化。一張寫字台擺在窗前，台上有一架電話機。方會計正埋頭聚精會神地工作，他右手撥弄算盤，觀眾可以聽到他手下的算盤珠噼噼啪啪作響；他的左手在翻著一本又厚又大的賬冊，腦袋左右不停地擺，嘴上嘮叨著一些數字……

陸大成（匆匆上，環視室內）鐵算盤，林支書還沒回來？

方會計（頭不抬，眼不睜，帶答不理地）你長著眼睛是吃飯的啊？沒有看見我正忙著算賬？

陸大成（看你那神氣。（掏出旱煙袋）你呀，老弟，眼光也得放長點，別老盯著桌上那塊玻璃板，放著大賬不算，光知道算小賬。

方會計（沒有小賬，怎麼會有大賬啊！

陸大成（我跟你說，老弟，吵嘴坡這條水渠修成，黃泥崗子那四十畝旱田改成水田，哼，有你算的……就看支書跟紅星社的交涉辦的怎麼樣了。

方會計（我才不眼饞。我早說過：靠不住，靠不住。瞧，我估對了吧。早听我一句話，咱們還能吃這大的虧？五、六十口子人，吭吃吭吃干了十幾天，眼看著快修成了，呼地叫停工，勞動力不是錢啊？（算盤滴滴噠噠急響）

陸大成（我們不能把良心別在褲腰帶上說話。紅星社的幹部是一片好心，逼我們停工，擋我們道的是一

小部分人思想不通，干部們还能不考虑群众的意見……！

方會計（瞪着兩只大眼）依我說都怨上級說話不拿硬。給这些人講什么民主啦，群众路綫啦，商量着办啦，全局着想啦，天下农民是一家啦，……全是扯淡。

陆大成 上級也有难处啊！两个社打交道，談問題，不比夫妻倆拌嘴……。鉄算盘，我昨天晚上倒是作了一个大吉大利的夢……。

方會計 得啦。我可沒閒工夫听你說夢話！

陆大成 夢話：我活了五十多岁，头一遭作这么个美夢。好家伙，我們明光社跟紅星社还有东方紅社合了伙，成立了二十多个生产队，就这办公室門口，人山人海，象赶会一样。林支書当了大隊長，推我当了检查委員，你是总会計，坐在粮食屯子上打算盘。我看得很清爽，你用的不是这只旧算盘，是一只枣紅木嶄新的算盘。……我一边检查一边轉游，来到了前街，喝！大車摆了好几百輛，每个車上都架了三头牲口，大洋馬拉轅，大驢子拉套，从村东头到村西头一字儿排开，我从車子前面过，那牲口朝我直点头。这当儿，我耳边呼隆呼隆的，只觉得地也直战战，脚

也立不穩。啥玩藝？我蹣起腳跟向後街一望，
嘿，是拖拉機隊開進了村，最前頭是我兒子開的
……（這時一羣青年在台後自左至右走過）

陸小青（上。把鐵鏈往門旁地上一擱）爹！你怎麼在這幾天
南地北的閑聊，复工交涉得怎麼樣了！

陸大成支書還沒回來，我怎麼會知道！你怎麼不在工
地上等着听消息，跑回來干嘛？

陸小青眼看着活兒不能干，我們不难受嗎？誰叫你們社
委辦這個“上不碰天，下不着地”的事！真急死
人！我搖個電話問問。（搖電話，不通，氣得扔下話筒）

方會計（忙端詳電話筒）唉呀呀，摔壞了不要花錢買嗎？有
氣冲着紅星社你那對象出去，別拿電話出氣！

陸小青這水渠不解決，我們有老鼻子意見了！

方會計我的意見也不比你少哇！

陸小青你的意見大不了是：筆墨紙張、圖釘、別針。

陸大成小青，你快去問問你老氣象叔，這一半天的風頭
有沒有轉的兆候？快回來告訴我，啊！

陸小青（翹着嘴）我們的意見不提啦！

陸大成我一攬給端上。

方會計你也回家去歇着吧！支書一半時也回不來，挖
這半條渠的脹，就有點撥弄不開了，你們爺兒倆
再一吵，真真的……非出紕漏不可。

陆大成 水渠問題不解決，我怎麼跟幾個隊交代！說不定刮一場南風，我們能眼看着這一溝的桃花水流跑了！（腳踏車鈴响）

林支書 （上）大成叔，等急了吧！

陆大成 （迎上去）支書，哎呀，你可回來啦！鄉里怎麼說，紅星社不會跟咱過不去吧？

林支書 還沒商量妥，難辦吶！土地是農民的命根子，勁誰的誰能不心疼！儘管是高級社，到底還有局限性嘛！

陆大成 不是說停一天就行了？已經兩天啦，再停下去，翻了天，那可就不好辦啦！鄉黨委得給作個主哇！

方會計 照我看是上級不支持咱們，要不，一道命令下去，誰敢不依啊！

林支書 你也不能眉毛胡子一把抓。上級是很支持我們的。鄉黨委張書記親自跑到紅星社辦交涉去了。

陆大成 是呀，上級不能眼看着拿到手的大米屯子白白扔掉。不過天氣不等人，我們能再停上三天不復工，等紅星社那些頑固不化的老中農單干戶同心轉意？

方會計 這話說的在行，老天爺不跟我們講客氣的呀！

不調风向，还能抗几天；一变天，风向調了，一陣南風，水壺沟雪化了，有多少桃花水不給淌光了！这不是劳民伤財嘛！

林支書 我們都稳住骨架，別嚕嗦起來沒个头兒，這事不能急，群眾覺悟程度不同。拿去年紅星社向我們要求支援人家種果樹的問題說吧，我們也不是一下子就通了哇，還不是扯皮了好長時間。這次我們開渠，是要他們讓出十七畝地出來呀，這不是個小數目字哇。

陸大成 我們原先不是講好了，从吵嘴坡南頭割十七畝地給他們，怎么又翻臉不認賬了？這不是明着暗着折騰人！總路綫也沒這一條啊！

陸小青 (上)支書，還不能复工？

林支書 你們先干点別的活，等听話吧，啊！

陸小青 听話。老待着听話，算什么大跃进！

陸大成 教你怎么干你就怎么干。你看见老气象叔了嗎？

陸小青 老气象叔这工夫在工地上，連老头子也等不及了。

方會計 他上工地干嘛？这个老气象也跟着瞎起哄，淨給咱社出丑。紅星社看了我們老的小的都离不开水渠，准以为我們在找不到歪歪樹上吊了……

陆小青 鼓足干劲，鼓足干劲，有劲没处使，多教人痒心炙哇！

陆大成 嘿，大跃进，大跃进，前头有这些挡道的事儿，能大跃进吗？

林支書 办交涉万一不成功，我們还有第二个方案嘛！

陆大成 說一千道一万句，依我看，毛病就出在这高級社上……

陆小青 爷，（示意不要他說）你……你这是右派言論呐！

陆大成 別找岔。我是說掛着名是高級社，可是才几戶人家呀！才多大的地盘呀！五、六十戶一个小社，七、八十戶一个小社，少的还有二、三十戶。說不好听的，屁股大小一点地盘，还没等轉轉身，掄掄鋤头，就擦着別人身上的皮了！能搞大规划嗎？规划了半天，还不是等于零！怨这个怨那个，为什么不怨我們自己……

方會計 哦，照你这么說，倒成了我們的不是囉！岂有此理！

林支書 大成叔說的有些在理。我……

方會計 我說呀，是咱們大跃进过劲儿啦。总路綫的書我可是沒少看，那上面登的最清楚：鼓足干劲，多快好省，也不是教我們往別人地里“跃”啊。我早就盘算过，咱們社，劳动力多，小車多，應該

抽出一部分人来大搞副业。比方搞个“小军队”就挺合算的！

陆小青 方大叔，你是教“小军队”迷住了心窍了吧。张口闭口把“小军队”总挂在嘴上！

林支书 老方，你跟你姑娘想的可不一样。桃花去学种水稻技术，你不挺支持的么？

方会计 学技术，求知识，自古是好事，我能不支持？这账明摆着：有了技术就有饭吃嘛！

林支书 桃花也该快回来了吧！

方会计 回来也用不上，不如在外头多学几天哩！

陆大成 老方呀，叫你是铁算盘，实在不辜负你这材料。（顿）不过，你只会算“加减法”就是不能算“乘法”。你说说：黄泥岗子这四十多亩鬼子不拉屎的旱地，改成这么一大片水田，粳稻、糯稻……一年两季，能收多少粮食，这比你那“小军队”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强多少倍？

陆小青 咱们这高级社也不高级，限制太死了。红星社地多人少，我们地少人多，不改变，他们富裕不起来，我们也得受一辈子穷。

林支书 照你这么说，要旱改水，就得先小社改大社，要不……

陆大成 要不一步也跃不出去，长着铁翅膀也飞不出去。

什么水利规划啦，耕作规划啦，副业规划啦，都是紙上談兵！吵一輩子也不能彻底解决問題。

方會計 吵嘴坡上开水渠还能不吵嘴么？

万大伯 (上)支書，不好啦，我这三十年前在吵嘴坡被地主家老黃狗咬的这伤疤又痒痒地……。

林支書 “老气象”叔，这么說天气要……

万大伯 要变，变是变定了，換什么风向要等吃过飯才知道。我这工夫是来向你預报的。

林支書 “老气象”叔，你勤观察着点，有变化早来告訴一声。

万大伯 支書哇，吵嘴坡那条渠可得抓紧赶修啊。等，可不是个事儿，說不定轉了南风，那可前功尽棄，几百个工白浪費了。

林支書 哎，我再跟乡里联系联系。

方會計 “老气象”叔，你看紅星社会不会丧良心？

万大伯 要我說，(呷嘴)攔三十年前，那准吹定了。可如今，天下农民是一家嘛，他們这个(指脑袋)不至于冻死，是他們一时轉不过弯来。其实这条渠开成不光是对我们有利嘛！天下农民总是一家人嘛！

方會計 你快去观察气象吧，別在这唱喜歌，喜歌留着到共产主义社会再唱。

万大伯 哼，我們俩这眼，怎么也算不在一块儿。告訴你，鉄算盘，光在鼻子尖上打主意，是沒多少油水的。（下）

林支書 大成叔，我們俩分头再跑跑。你到紅星社走一趟，你熟人多；我到乡委跑一趟，必要时我到县委会去一下，反正路不远。可要注意团结，不要伤了和气。

陆大成 我去是去，可我一见那几个老中农、单干户，就从心口往外冲气。

方會計 該吵就吵，講团结不能把咱們高級社的人都丢光了，趁早……

林支書 （止步）趁早怎么着，老方，我們不能老是拿老眼光看新事物哇，同志！高級社的土地不是全民所有，土地問題是农民的老問題。拿自心比人，心想一想，若是紅星社占用我們十七亩好地，我們会怎么想，大成叔……

陆大成 我懂了！絕對不跟他們吵，吃不了我兜着回来就是啦……

林支書 你去不是你陆大成一个人的問題，这关系着咱們两个社今后的生产能不能发展的問題。

陆大成 支書，你这次去可要馬到成功呀。（下）

林支書 老方呀，我騎上車一会就回来，这工夫家里有啥

事，你就手处理处理……小青他們來說几句不受听的話，也別跟他們沒大沒小的混扯。(下)

方會計 是呀，他們吭吃吭吃赤着背露着膀子干了十几天，眼看再有一天这条渠就开成了……咳，紅星社真坑人不輕啊！(方會計正俯身拾掉在桌子下面的單据。一个看上去健壯清秀、挺俊的姑娘上。后面跟着几个人說：“紅星社的人来啦”……)

叶紅梅 嗯，沒有人？

方會計 (出)这不是人，是鬼儿？(一怔)你这……

叶紅梅 你不認識我，我可認識你，你是明光社的鉄算盘叔对不对？

方會計 哦，想起来了，你是陆大成家的……

叶紅梅 (猶豫地)看你这人，我是紅星社妇女生产小队推举出来的代表。

方會計 你是代表，那就好了，我們正想找你們呢。路上沒碰見你公爹，陆大成。

叶紅梅 沒有哇！我走小路来的。他老人家……

方會計 咳，我們明光社教你們紅星社这下害苦了！(滔滔不絕地)你們学沒学习总路綫？我看一定是沒学习。就是学了也沒学好。再不就是总路綫的光芒被您們村后老雁岭擋死了，沒照亮你們的村子。所以……所以，共产主义风格也就沒树立

起来。(越激烈)你們替我們算沒算这笔賬？这水渠已經化了多少工？一个工多少錢？都是什么样的劳动力，你知道不知道？哼！都是棒小伙子，都象陆小青那号的劳动力，一个不頂你們妇女队两个？这笔損失要你們社負責……

叶紅梅 方會計，这不是算小賬的时候，不讓你們修渠，是一部分人思想不通，这跟我們共青团、妇女小队沒关系……

方會計 (截住对方的話)咳，說得好听，同意修是你們，反对修也是你們。反正不能叫老天爷包……凭良心說，你們这样做对嗎？去年是你来我們社要求支援劳动力的吧？

叶紅梅 不假。你不提这事倒还罢啦，提起这事我对你也一肚子意見……

方會計 过去的事过去了，不能翻老賬，老賬是算不清的。誰教你們地多人少，自己种不了也不給別人种。

叶紅梅 这，是不合理。但是得商量着解决呀。

方會計 你知道不合理就好。

叶紅梅 我有什么办法呢？这次你們要在吵嘴坡修条渠，我們社大多数社員同意讓条水道出来。只有少数人思想还不通。

方會計 你通？

叶紅梅 (理直氣壯)我雙手同意！

方會計 (白了叶一眼)得啦吧！你同意，我們也不修了，我們自願放棄了。你們認為那四十畝旱地不改水田，我們發展生產就再沒有咒噎了？你們真是從門縫看人，把人都看扁了！我們計算好了，抽一些棒小伙子搞一個“小車隊”，從孔格莊往宋村鎮上送磚頭，一個勞動力一天少打也拿個塊兒八角的。

叶紅梅 你這打的是資本主義的算盤兒。

方會計 你怎麼敢侮辱我們明光社“發展生產、改善生活”的副業規劃。你們不讓我們修渠，不拉我們一把才是地地道道的資本主義腦瓜呢！

叶紅梅 (厭煩地)我不跟你說了。林支書呢？

方會計 我看你道理屈。哼！怎麼有臉派人來！回去跟你們社長說去：讓我們修、我們也不修了。

叶紅梅 真不修啦？咳，我們也不會打着鑼鼓來請你們！

方會計 你們紅星社存心抓我們明光社的大頭！不修了，讓路也不修了！明天就把個“小車隊”搞起來，哼！南風一起，水壺溝雪一化，看你們能抽出勞動力擋溝口不？够你們瞧的！

叶紅梅 你讓我說一句行不行？我們社長派我來，是通

知林支書，吵嘴坡这块地我們讓給你們……

方會計 讓我們？你为什么不早說？嘿，真是的！

叶紅梅 你哪給我說話的空子！

方會計 (忙倒了一杯水)快喝水吧，沒給你說話的工夫，可我是為社呀，也不是為我自己。原諒點。

叶紅梅 我們婦女隊還準備來支援你們修這條水渠吶！

方會計 喝口水吧！我打個電話給林支書，教他也高興。

(叶紅梅正要說話，方抓起桌上電話筒)掛 鄉委會……

鄉委會嗎？……我是鉄算盤呀，哼，林支書不在

(掛斷電話，反身對叶問)這回可說定了，不能再騙我們了哇？

叶紅梅 騙你，什麼話，不會的。

方會計 (打開窗朝外喊)陸小青，陸小青。喂，毛禿子喊一聲陸小青。

(外陸小青應聲：方會計，叫我有事嗎？)

方會計 你快來一下，快通知大伙準備復工！

叶紅梅 (扯扯方的衣角)方會計！你看你又來了……

(外陸小青應聲：等一刻我就來！)

方會計 有什麼臊的？來，給你倒杯水，暖暖身子。(杯子握在手中)

叶紅梅 方會計，我話還沒說完，我們社長還有個小建議……

方會計 好，你們社長点子最多。你說說……

叶紅梅 社長說你們鷄鳴嶺后那十五畝地得調給我們種
蘋果。那地方你們也不方便，我們經營就方便
了，照顧我們勞力少勞力弱。

方會計 (哼，重重地把水杯放在桌上) 鷄鳴嶺上那十五畝地調
給你們，你想什麼好事儿呀，說了半天，還是你
們占我們的便宜。鷄鳴嶺那十五畝地，土質比
你們吵嘴坡的地好，你是知道的。那地是什麼
泥土？吵嘴坡又是什麼泥土？說不好听的，吵
嘴坡全都是些兔子不拉糞的地，烏鴉不落枝的
地方。你們怎麼張得開這份儿大口？也不怕閃
坏牙幫！

叶紅梅 你們也不吃虧呀，互相協作，互助互利嘛。

方會計 我早算好了，跟你們打交道我們明光社一点好
處也得不到。从吵嘴坡开这条渠，总共占你們
十七畝零七分多点地；少打才占十五畝不到点
的地。这不是大正賬，明摆着扒脚指头也算过
来了。就是拿票子买也出不了五百块。可你們
想換我們鷄鳴嶺那十五畝干来不早、水来不澇
的好地。那地上一道糞就能每畝打三百斤小麦，
若是出把子力气，再加两道糞，深翻五尺，哼，
每畝能打六百斤。在手上拈着的粮食嘛！你們